

凯特奥琳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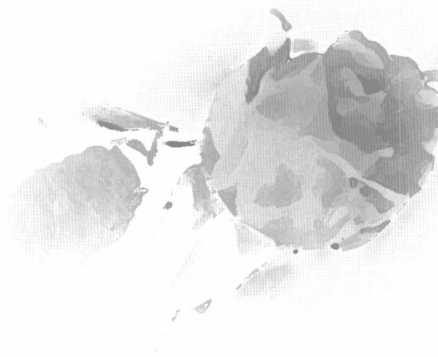
Catriona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 著

陈迎雪 译 / 倪庆旻 审校



東方出版社



凯特奥琳娜

Catriona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 著

陈迎雪 译 / 倪庆飧 审校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鲁 静
装帧设计:鸣 羽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特奥琳娜/(英)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 著 陈迎雪 译
倪庆伋 审校.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060-3127-1

I. 凯… II. ①罗…②陈…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6682 号

凯 特 奥 琳 娜

KAITEAOLINNA

(英)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 著
陈迎雪 译 倪庆伋 审校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125

字数:235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5060-3127-1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凯特奥琳娜献词

致查尔斯·巴克斯特大律师^①

我亲爱的查尔斯：

对于有所期待的人们,这些续篇的命运令人失望;而我的戴维,已经被留在不列颠利宁公司的办公室里,因久候不出而渐失光彩,他一定切盼他那姗姗来迟的重出江湖,迎接他的会是呼啸声,如果不是子弹的话。^② 然而,当我回想起我们一起探险的日子,我并没有失去希望。在我们本土的城市那里应该留下一些选择的种子;一些长腿又急躁的年轻人今天一定转述着我们多年前的多种梦想与各式漫游;他们将会品味我们曾经历过的快乐,沿着戴维·鲍尔弗曾经漫步过的乡下道路(在各种有名的

① 这里“大律师”的原文为 WRITER TO THE SIGNET,原指为苏格兰当局撰写法律文书的秘书,其所撰文件盖上皇家玺章后即生效,后专指苏格兰能在最高民事法院出庭办案的大律师。——译注

② 这部《凯特奥琳娜》(1893),是斯蒂文森著名小说《诱拐》(1886)的续集。首部和其续集的成书时间相距7年之久。《诱拐》的结局是:主人公戴维·鲍尔弗在兰基勒律师和其好友艾伦·布雷克的帮助下从其叔父手中夺回其祖传遗产的大部分继承权后,便走进不列颠利宁公司的银行大门去提款。故本书献词中才说了这样的话。——译注

街道和无数房屋之间)去散步,去见识迪安村、银磨坊、布劳顿以及霍普公园和皮尔里格等地,以及可怜古旧的洛青特——如果它仍然存在着,还有菲盖特温斯——如果在那里还有其遗迹残留;或者走得更远(在长假期里),到吉兰海滩或巴斯悬崖去。因见到过一代又一代的人由此可能眼界大开,他将珍视其由生活所给予他的重要而无价的礼物所带来的惊喜。

你依然在那座古老的城市里——就像我第一次看到你时一样,也像我最后一次对你讲话时一样——我总是把这城市看做自己的家乡。而我则已走得很远了;我年轻时代的观念和思想驱赶着我;我像在幻觉里看到我的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的青年时光,而整条生命之流在遥远的北方流淌下来,伴随着笑声与眼泪,最后在这些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上以一种突发的洪流把我冲刷到结局之中。我赞美这命运的传奇并在其前俯首致意。

罗·路·斯

维里马、乌波卢岛、萨摩亚群岛^① 1892 年

^① 乌波卢岛为南太平洋上的西萨摩亚群岛(今属新西兰)的主岛之一,1892 年时作者斯蒂文森因健康原因居于此岛。——译注

目 录

凯特奥琳娜献词	(1)
---------------	-------

第一部分 检察总长大人

第一章 一位暴发户	(3)
第二章 高地律师	(15)
第三章 我到皮尔里格去	(28)
第四章 检察总长普雷斯頓格兰奇大人	(37)
第五章 在检察总长的家里	(51)
第六章 前洛瓦特勋爵	(60)
第七章 我因食言而玷污了声誉	(68)
第八章 刺客	(82)
第九章 怒火中烧	(93)
第十章 红发人	(102)
第十一章 银磨坊近旁的树林	(114)
第十二章 与艾伦再次一起逃亡	(122)
第十三章 吉兰海滩	(133)
第十四章 在巴斯	(144)

凯特奥琳娜

第十五章	老黑安迪所讲的关于托德·拉佩莱克的故事	(154)
第十六章	失踪的证人	(170)
第十七章	请愿书	(181)
第十八章	球座上的球	(196)
第十九章	我在淑女的掌握之中	(208)
第二十章	我向上流社会迈进	(221)

第二部分 父女俩

第二十一章	进入荷兰的航程	(235)
第二十二章	赫尔沃埃特港	(249)
第二十三章	荷兰之旅	(259)
第二十四章	一部海内克立斯的书的故事	(271)
第二十五章	詹姆斯·马尔归来	(284)
第二十六章	三人行	(291)
第二十七章	二人转	(300)
第二十八章	落得个形单影只	(309)
第二十九章	我们在敦刻尔克相遇	(320)
第三十章	来自船上的信	(329)
结局		(346)

檢察總長大人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一位暴发户

1751年8月25日,大约下午两点钟,我,戴维·鲍尔弗,从不列颠利宁公司走出来,一个杂役带着一大袋钱币陪伴着我,一些店主在他们的门口向我鞠躬示意。两天前,甚至最迟在昨天早晨,我就像路边的一个乞丐,衣衫褴褛,囊中只剩下最后一个先令,我的同伴被宣告为有罪的叛国者,我自己则因涉嫌犯罪而头顶着一大笔悬赏金,通缉我的告示传遍全国。而今天我则被当做社会中有地位的继承人来对待,是一位拥有土地的领主,有一个银行的杂役跟随着我,帮我搬运金币,几份推荐信就装在我的口袋里,(用俗话说)就是球已滚到脚下该由我来踢了。

在如此的顺境中我还要面对两个方面的难题。首先是我要去做的事是非常困难又致命的,其次是我所处的地方。这是一座又高大又黑暗的城市,充斥着数量巨大、嘈杂且流动的人口,它对我是一个新奇的世界,那一群群的市民特别使我不安。我以前经常去的地方不过是荒野山地、海边沙滩,以及宁静的乡下。兰基勒的儿子个头矮小,他借给我的衣服我穿起来显得又短又小,很显然我还缺少大摇大摆走在银行杂役前面的资格。如果我这么做,我只会令人们发笑,(对我来说更糟的是)令他们问东问西。所

以我理应去买一些我自己的衣服来换上,且在换衣之前暂时走在杂役的一侧,把我的手搭在他的手臂上,仿佛我们是一对好朋友。

在落根市场的一个商人那里,我把自己装备齐整:一点也不显得华丽,因为我不想看起来像个暴发户,而是显得恰如其分且诚实可信,那样仆人们就会尊敬我。随后又到一家军械店,从那里我得到了一把普通的剑,可以与我的社会地位相匹配。带上了武器使我感到比较安全,虽然(因对防卫一无所知)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危险。那杂役,自然是一个有些经验的人,帮助我挑选各式装备。

“一点也不引人注目,”他说,“既朴素又体面的衣着。至于这柄长剑,无疑适合你的身份。但是我要是你的话,我会去找更好的地方去花我的钱。”他建议我应该去牛门后街的一位主妇那里买冬天穿的长袜,那女人是他一个堂姊妹,据说她织造的袜子“特别的耐用”。

但我手头上还有其他更紧迫的事要做。我置身在这个又旧又黑的城市中,这城市好像一个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居民数量巨大,通道和门洞密集而杂乱。这地方,说真的,是任何陌生人都难以有机会找到朋友的,连朋友也会成为另一个陌生人。即使他碰巧就在附近,因居民在这些高大的房子里住得密密麻麻,他也可能会要找上一整天才能碰上该找的门。通常的办法是雇用一个小少年,本地人称为杂工,就如同向导或者领航员,带领你去要去的地方,(当你给他的差事做完后)并且会再次带你回住宿的地方。但这些杂工,因总是提供相类似的服务而被雇用,他们所干的事在这城市里已家喻户晓,渐渐相互形成如同间谍之间一样的手足情谊。而我从坎贝尔先生所讲过的故事里得知他们

是如何彼此沟通的,他们是如何对其雇主的事务抱着极大的好奇心的,以及他们如何充当警察的眼睛和手指,等等。以我现在所走的路线,却去雇用这样一个尾随我的侦探,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我有三个地方要去拜访,都是非常紧急必要的:拜访我的同族人士皮尔里格的鲍尔弗先生,拜访为阿平家族做代理人的斯图亚特律师,还要拜访苏格兰检察总长普雷斯顿格兰奇的威廉·格兰特大人。拜访鲍尔弗先生的事不算太难办,(皮尔里格在乡下)我只凭自己的两条腿和会讲苏格兰语的舌头,便有足够的勇气去找出路来。但是其余的情况便不相同。在阿平凶杀案正被热炒的情形下去寻访阿平的代理律师,不仅这事本身相当危险,而且它还与我另外要做的事不甚协调。我希望最好的办法是能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与格兰特检察总长大人谈谈,但是从阿平家族的代理律师处就直接去到那里,似乎对办我自己的事很少有所裨益,弄不好可能还会为朋友艾伦带来灭顶之灾。此外,这件事使我处于既要与兔子同逃而又要与猎犬同猎的尴尬之中,其难度远超出我的想象。因此,我决定,马上去完成我的事务中与斯图亚特先生有关的以及与整个雅各比党徒方面有关的事^①,为达此目的只能依靠我身边这个杂役来做向导。

① 雅各比党徒指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因追随被废黜的国王詹姆斯二世及其后裔搞复辟和叛乱的一些人,也叫“詹姆斯党人”,“雅各比”即“詹姆斯”一名的拉丁语发音。这里的斯图亚特指艾伦·布雷克,他与被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同姓,并是后者的忠实追随着。艾伦所属的斯图亚特家族因原住在苏格兰高地的阿平地区,又被称为阿平-斯图亚特家族。艾伦的故事见本书姊妹篇的前篇《诱拐》。——译注

但是在我刚想告诉他地址时，突然下起了一阵大雨——别的也没什么，只是我的新衣服受损了——我们只得在一条过道或小巷的门户前的悬饰下避雨。

对所看到的東西我感到很好奇，我又向前走了走。那条狭窄的铺过路面的小巷急剧地倾斜下去。两边都有一些高大而华丽的房子冒了出来，突现了出来，一层超过另一层，好像还要升高似的。头顶上的天空变成了一条缎带。以我从窗口偷窥到的一些显赫人物不断进出来看，我断定这些房子都被充分地占用着。这地方的整个外观像传奇故事一样吸引了我。

当我仍目不转睛地凝视时，突然从我身后传来一阵轻捷的脚步声、金属的碰撞声。我迅速转过身，看到过来一队武装的士兵，夹在他们的中间的，是一个披着大氅的高个男子。他弯腰行走着，看起来谦恭而优雅，有点奉承献媚的样子：他行走时做作地晃动着双手，他的脸显得既狡猾又英俊。我觉得他的眼睛已经看到了我，但没有正面相遇。这个队伍走向那过道一边的一扇大门，一位穿着上好制服的男仆打开了门。两名年轻士兵把囚犯带进里面，其余的人带着他们的明火枪守在门口。

大凡在城市街道上，只要发生什么事，如果没有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和孩子跟随一阵子，那都是不大可能的事。现在的情况便是如此。但是当大多数人陆续地散去以后，只有三个人留了下来，其中一个女孩。她的穿着看来像位淑女，而且在她头上戴有德鲁蒙德风格的纱饰，但是她的同伴或者（我应该说）随从是两个衣衫褴褛的男仆，就像我在高地旅途中成打地见到过的

那样。他们聚在一起用盖尔语^①热切地说着话，因为艾伦的缘故这种声音传到在我的耳朵里听来觉得十分悦耳。尽管雨再次停了，我的杂役拉起我想要离开，但我仍然向他们待的地方靠近并倾听着。那淑女急速地斥责着，而其余两人则忙着道歉，在她面前显得相当畏缩，由此我确信她出身于一个首领的家庭。他们三个一直在口袋中寻找什么，据此我可以看出，他们这些人囊中羞涩，身上恐怕难有分文。看到所有的高地人几乎都同样的庄重有加而毛皮袋^②空空，我不禁微笑了。

碰巧女孩突然转身，因此我第一次看清了她的脸。没有什么比这年轻女孩的面容印到一个男人的脑海里更令人惊奇的事了，他只能僵持在那里，根本无法告诉你何以如此的原因，好像这正是他想要的东西。她有着像星星一样明亮的眼睛，我敢说眼睛是其中一个因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她转身时她的嘴唇微微地张开。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总之我像个傻瓜似的站在那里凝视着。而在她那边，好像并不知道有人如此地靠近他们，她向我注视了好一会儿，与其说完全出于礼貌，倒不如说出于相当的惊奇。

我的乡下脑袋让我暗想她对我的新衣服可能会感到奇怪，这样想着，我的脸便红到了脖子根。而她看见我的脸色，可能使她得出了她自己的结论，因为她带着她的仆从们往过道更深处

① 苏格兰高地的凯尔特人的语言，即盖尔族的语言。——译注

② 毛皮袋是苏格兰高地男子穿民族服装时系在短裙前的一种袋子。——译注

走去，他们再次陷入争论中，而我一个字也听不到了。

在那以前我也时常赞赏妙龄少女，但从没有如此突然和强烈的感觉。按我本来的脾性，与其走向前去，不如宁愿撤退，因为我很害怕遭到女人们的嘲笑。你们会觉得我现在更加有理由按我的常规去行事，因为我在这城市街道上遇到的这位少女，看来似乎在跟随一个囚犯，而且陪伴她的还是两个衣衫褴褛甚至不怎么体面的高地人模样的家伙。但是此刻这里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很显然这女孩认为我是在打听她的秘密。我的新衣服和腰上的剑，最要紧的是我的新财富，这些都撑得我难免飘飘然。暴发户是无法承受叫人看扁的境况的，至少不能被这样一个年轻女士看扁了。

因此我跟随着她，面对她脱下了我的新帽子，尽我所能采取最优雅的姿态。

“女士，”我说，“我想让你知道我并不懂盖尔语，只有这样对我才会公平一些。的确我是在听，是因为横跨高地线那边我有自己的朋友，所以那语音让我感到很亲切。如果你是在谈私事，那么你若讲希腊话，你的话我倒可能会多少猜到一点儿。”

她向我微微行了一个冷漠的屈膝礼，“没关系，”她说，带着漂亮的口音，那口音更像英格兰口音（但更令人愉快），“即使是只猫儿也有权利去看一眼国王。”

“我不是有意要冒犯你，”我说，“我还不熟悉城市里的礼节，以前我从未在爱丁堡的城门外驻足。把我当做一个乡下的小伙子——那就是我，与其让你发现，不如我自己告诉你这一点。”

“真是啊，作为陌生人我们能在街道上互相谈话真是一件

不寻常的事，”她回答，“但是如果你出身乡下，那当然有所不同。我像你一样也是乡下人；正如你看到的，我是高地人，我觉得自己远离了家乡。”

“我穿过高地线还没有一个星期，”我说，“不到一个星期以前，我还在巴尔惠德的山坡上。”

“巴尔惠德？”她叫起来，“你来自巴尔惠德！这个名称让我好高兴。你在那里待的时间长不长？认识不认识我们的一些朋友或家族？”

“我与一个非常诚实而和蔼的人，叫做邓肯·杜·麦克莱恩的在一起住过。”我回答。^①

“哎呀，我认识邓肯，你说出的他的名姓丝毫不差！”她说，“如果他是一位最诚实的男子，那么他的妻子更是一个最诚实的女人。”

“我赞成，”我说，“他们都是大好人，那地方真美。”

“在大千世界中哪儿会有别的如此美好的地方！”她喊道，“我爱那里土地的味道以及生长在那里的根。”

我全然被这少女的神情迷住了。“我真希望我能给你带上一束石南花，”我说，“尽管起先我同你说话有些别扭，但现在我们看来已经成为相熟的朋友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不要忘记我。人们都叫我戴维·鲍尔弗。今天是我走运的日子，我正好继承

① 主人公曾在巴尔惠德山区与邓肯·杜一家住过一个月左右，而本书女主人公凯特奥琳娜的父亲詹姆斯·马尔就是住在巴尔惠德山区的麦格雷格尔家族的首领。参见《诱拐》第25章。——译注

了一大笔不动产，而且脱离生命危险也没有多久。我希望你会为了巴尔惠德记住我的名字，”我说，“为了我的幸运日也请让我记住你的姓名吧。”

“我的姓氏可不能讲，”她回答道，脸上显出极大的傲慢之色。“一百年来它从来没有在人们的口中消失，哪怕是一小会儿也没有遭到过忽视。但我如今像精灵一样已没有姓氏了。凯特奥琳娜·德鲁蒙德是我曾经使用过的姓名。”^①

现在，我确实知道我所面对的是谁人了。在整个辽阔的苏格兰，只有一个姓氏被禁止了，那就是麦克格雷格尔。然而我非但没有去回避这为人熟知的不受欢迎的姓氏，反而更深地一头扎了进去。

“我同一位与你处于同一境况的人相处过，”我说，“我认为他会成为你的一个朋友。他们称呼他为罗宾·奥尔格。”

“你真的这样？”她叫道，“你遇见过罗宾？”

“我与他一起共度过一夜。”我说。

“他在夜晚是一只鸟。”她说。

“他那里有一套风笛，”我继续说道，“因此他的时光是如何打发的你自能判断。”

“无论如何，你应该不会是敌人”，她说，“前一刻在这里被红衣兵团团围住的那个人就是他的哥哥。那个人我称他为

① 德鲁蒙德家族即麦克格雷格尔家族，因参与叛乱遭英王政府褫夺，其他曾参与叛乱的苏格兰高地部族也大多有此下场。凡遭褫夺的家族或个人，被剥夺一切财产、土地、官职、爵位和称号等，甚至使用本家族姓氏的权利等也被夺走。——译注